

港台写作界名旦

岑凯伦 著

伊甸园少女系列



# 恨滴爱河



敦煌文艺出版社

---

书 名 伊甸园少女系列·**眼泪爱河**

---

作 者 岑凯伦 著

责任编辑 侯润章

封面设计 梁中杰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金昌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120.000

1996 年 4 月第一版 199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80587—360—2/1·270 定价:6.80 元(套价 40.80 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江南大学图书馆



90892642

伊甸园少女系列

恨  
滴  
爱  
河

岑凯伦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方维舟的温情融化了穆朝霞心中的凄冰，穆朝霞的凄美吹皱了方维舟胸中的春水，于是这两股暖暖的爱流很快地就融合成了一条无限幸福而宁静的爱河，他们在其间自由地追逐，嬉戏，充满无限欢乐……

一份来自大洋彼岸的邮件，象一股强烈的寒流吹来了乌云、笼罩了这条爱河，不久又下了暴雨，爱河滴进了恨不再清澈，掀起了一场场波澜。方维舟与穆朝霞在波浪中，沉浮离合，迷惘误会，痛苦绝望……

爱河啊！

你的暴风雨来自何方？

你会将你的儿女漂向何方？



一栋老旧的五层楼公寓前，“吱”的一声停下了一辆跑车，从车上走下两个小伙子，其中高大英俊地是香港宇月公司的总经理方维舟，因为今天下班较晚，方维舟就开车送他的部下许国萍回家。

“总经理，上去坐坐吧！”许国萍盛情地邀请。

“方便吗？”方维舟问道。

“当然。多亏你这一年多来这么照顾我，我还没有谢谢你。”

“那也是你工作努力，我才会照顾你这个人才啊！”

方维舟和许国萍相视而笑。许国萍就和方维舟上了三楼。

正当许国萍要拿钥匙开门时，他回过看头了看方维舟，抱歉地说道：“待会儿进去，得麻烦你一件事。

“什么事？”

“一定不要让我家人知道你是我老板，尤其是我奶奶和我妹妹。”

“为什么？”

“因为她们全都是势利的人。”



方维舟明白地点点头。

于是许国萍开了门进去。

“奶奶”。许国萍对着里屋轻喊。

“国萍，回来啦？”许老太太笑咪咪地从里屋里走出来。

“嗯。我带了个朋友回来。”

“你是国萍的同事吧？”许老太太看了看方维舟。

“是啊！他姓方，叫方维舟，在公司里很照顾我。”方维舟刚要开口，许国萍已抢着回答了。

“请坐啊！方先生。”许老太太招呼着。

“谢谢！”

“爸呢？”许国萍问。

“睡啦，他今天有点不舒服。”许老太太说着，一边翻着手中的杂志。

“不要紧吧！”许国萍很关心父亲的身体，赶紧问道。

“刚看过医生。”仍是漫不经心的口吻。许国萍看奶奶的态度，放下了心。

“喔。”

“对了！还没给方先生倒茶呢！”许老太太突然放下手中的杂志，抱歉地说道。

“没关系！不用了！”方维舟客气地说。

“不行！你是客人，又这么照顾国萍，难得第一次来我们家玩，怎么能连杯茶都不招呼一下呢？”随即，许老太太提高嗓子喊着：“朝霞？”

没一会儿，一个年约二十几岁的女孩走了出来，她长得很清秀、很漂亮、长长的头发随意扎了起来，细而浓密的眉头，大又清亮这的眼睛，微挺的鼻子，小而薄的嘴唇，大约

一米六的娇小身材。

“给客人倒茶！”许老太太沉着脸命令着。那女孩顺从地去厨房泡茶。

方维舟从女孩的出现，目光一直落在她身上，目光仿佛也跟这凄美的女孩进了厨房。

她会是许国萍的妹妹？

但是，她看起来跟许国萍一样大。

她是谁呢？

方维舟猜测着。那女孩端了杯茶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

“请用茶”。轻柔的声音从那女孩口中飘出来，飘进了方维舟的心里。

“谢谢。”方维舟看看女孩，道谢着。

“不用客气。”她脸红了。

“好啦！没你的事了，回到你的房间去！”许老太太又用命令的口气说。

女孩一句不吭地，静静地回了房。

“唉！我们家的佣人笨手笨脚不会做事，方先生可别见笑呵！”许老太太微笑着说。

“不会的！”方维舟说。

但他的心里却暗暗吃了一惊。

她竟是黎家的佣人？

不可能，太不可能了！

正当他在思索时，大门开了，一个年约二十岁的女孩走了进来。

“奶奶！”

“回来啦？玩得开心吗？”

“嗯！”那女孩开心极了，走到许老太太身边才发现到方维舟与许国萍的存在。“有客人哪？”

“你哥哥的同事方维舟。”

“喔。”那女孩看看方维舟，“长得很帅嘛！”

“国卉！”许国萍有些生气的喊到。

“本来就是嘛！我是有话直说的啊！”那女孩嘟起了小嘴，一脸的不高兴。

“好啦，国卉，别跟你哥闹啦！”许老太太哄说，“你跟同学疯了一天，好好去睡觉吧！”

“好啦！”许国卉有些不情愿地说，她瞪了许国萍一眼，做了一个鬼脸，才踱回房间。

“我孙女就是这样直肠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她就是这个脾气，方先生，你可别见怪啊！”

“不会的”

“方先生今年多少岁啦？”

“二十八岁了。”

“结婚了吗？”

“还没有。”

“不可能吧？方先生人才长得多标致啊！”

方维舟笑笑，说道：“没有办法啊！没有女孩子看中我。”

“怎么会呢？这样吧！方先生要不要我这老婆子帮忙给你介绍几个女孩啊？”

“奶奶！”时间不早了，你也该休息了！”许国萍一听，就知道奶奶的心思，立刻打断她的话。

“是啊！时间晚了，我明天还要上班，我该回去了。”方维舟听出许国萍的话中意思，立即站起身来说。



“这么快？还没坐几分钟，话也没有说几句，就要走啦？”许老太太问。

“是啊！我改天再来看看您老人家。”

“好吧，那有空就多来坐坐啊！”

“会的，许奶奶再会！”

“再见！”

“我送你下楼。”许国萍说。

“嗯。”

于是，两人边说边走下了楼。

不好意思，让你才上去一下，就赶你下来。”许国萍说。

“没关系！我知道你的意思。”方维舟拍拍许国萍的肩膀说。

“唉！没法子，奶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老爱给妹妹物色对象，尤其看中有钱有势的人家的男孩。”

方维舟笑笑。

突然，脑中闪过一个身影；一身合适的朴素的服装，一头秀美的黑长发，还有那象一泓清池的亮眼，那轻柔的“请用茶声”……。他想起了那端茶的女孩。

“对了，你们家的佣人非常年轻漂亮嘛！”方维舟试探地问，“她是大陆来的？”

许国萍的脸色立刻沉重下来，他叹口气，摇摇头说：“她不是我们家的佣人。”

“不是？”方维舟进一步追问“那你奶奶刚才怎么说……”

“那是我奶奶讨压她，其实她是我姊姊，许家的大女儿。”

“你姊姊?!”方维舟吃了一惊。

“嗯。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姊妹，我奶奶不喜欢他妈妈，后来她妈妈生下了她，奶奶更讨厌她妈妈了，只因为我姊妹是个女孩。”

“你奶奶重男轻女？不会吧？我看她很疼你妹妹的。”

“那是因为我妈妈生了我这个儿子，而且我妈妈是奶奶看中的媳妇，所以她才疼我妹。”

“那……你姊妹的妈妈呢？”

“受不了我奶奶成天的挖苦讽刺这份气，在我姊妹出生没多久就自杀了。三个月后，我妈被我爸娶到了家。”从小我姊妹就被我奶奶打到大，读到高中她的学费全是半工半读才有缴的，念大学时，奶奶要她出去赚钱养家，她只好白天念书，晚上上班，半夜才回来，假日还要打假日工。唉！直到去年我上了班，她才稍稍好过一些。”

“你奶奶这样对你姊妹，你爸爸难道不吭声吗？”

“有用吗？家里一切都是奶奶说了算。本来姊妹是要被丢去孤儿院的，是爸爸和我妈求情才留下了她，不过，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当初姊妹被送到孤儿院，一定比现在过得好。”

“她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家吗？”

“离开！到哪里去？我奶奶曾经说过，只要我姊妹搬出去，每个月还得给她三万元的生活费，而姊妹每月的薪水不过四万元，除去了三万元，她还有多少钱自己用呢？生活费，交通费至少扣五、六千元，你说这样的生活，她过得了吗？”

“她太可怜了。”方维舟感叹道。

“岂止是可怜？她在我家，一点自尊也没有，奶奶常常骂她，有时还会动手打她，连我妹也敢欺侮她。更可怜的是，我奶奶不准她姓许。”

“是吗？”

“我姊姊的妈妈姓穆，她妈妈临死前，希望她的生活象朝霞一样美丽，所以叫她穆朝霞。”

“朝霞？”

“嗯。她姓穆，穆朝霞，原本这些事我一直都不知道，是后来在我比较懂事时，我妈妈告诉我的，有些则是我奶奶说的。”说完许国萍看看手表，“很晚了，不说了，你还是先回去吧。”

方维舟也看了看手表，已经十一点多了。说：“嗯。那以后再聊。明天见。”

“明天见。”

方维舟笑着挥挥手，便开车走了。

傍晚，天空开始下起大雨，穆朝霞从公司大楼走了出来。她没有带伞。这场大雨，仿佛不会马上停，但她每天六点半一定要赶回家，做饭炒菜，她冒雨跑回家，但雨越下越大，还刮起了风，根本无法走到车站坐车。

她着急起来了，心里直嘀咕着，这雨早不下，晚不下，偏偏这时候下。

“我送你吧！”当她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个声音传来。

穆朝霞转头一看，面前站的男士，正是前天晚上来家里的客人，国萍的同事——方维舟。

“我的车停在路边，不能停太久，快上车吧！”

穆朝霞看看他，点点头，和他一同上车去了。

“你在这附近上班？”方维舟问。

“嗯，”穆朝霞轻声应了一句。

“那离我们公司不远嘛！”方维舟转头看了她一眼，又说：“那平常——你和国萍一同上下班？”

“不，我们上班时间要晚一点，所以，我都是一个人坐公车上下班。”

“晚多少时间？”

“我比他晚半小时上班，晚一个小时下班。”

“你一天工作九小时？”

“嗯。”

“怎么会呢？照理一天只上八小时班。”

“是我自己要求的，我们公司可以自由加班，所以我每天都多加一小时班，多赚些钱。”

“你每天加一小时班，你老板不说话？”

“老板是我以前同学的哥哥。”

“哦！”

穆朝霞看看手表，再看车窗外，下着大雨，交通比平常更拥塞。“你赶时间？”看着她脸焦虑，方维舟关切地问。

“我七点前一定要回家煮好饭，八点还要在别处上班。”

“什么？八点还要上别的班？可是我那天晚上去你家……”

“我在PUB上班当服务生，那天晚上，我正好轮休。”

“你一个女孩子去那儿上班？”

“为了家里的生活费，也只能这样。”

“可是……PUB进出的人挺复杂，你一个女孩子未免太危险了吧！”

“没事，习惯就好了，有时国萍陪我去。”

方维舟看着她，想像她在许家所受的苦，不禁有些为她心疼，毕竟、像她这个年纪，应该是每天下了班，开开心心和男朋友出去约会，可是她却——

“绿灯了”穆朝霞打断了方维舟的思绪。

方维舟回过神，启动车子。直到车停在许家门口，两人都没再开口说话。

“谢谢你送我回来。”穆朝霞说。

“不用客气！”

“哦！对了，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穆朝霞觉得怪不好意思，搭人家便车回来，却不晓得怎么称呼对方。

“方维舟，方向的方，维生素的维，舟是诺亚方舟的舟，”方维舟心里直骂自己笨，总忘了自我介绍。

穆朝霞淡淡一笑，“我叫……”

“穆朝霞”，方维舟打断她的话。

“你知道我的名字？”

“国萍告诉我的。”

穆朝霞明白地点点头。

方维舟从西装的口袋中拿出一张名片，递给穆朝霞，说：“这是我私人名片，上面有我家的电话，地址，还有B. B，大哥大的电话，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可以来找我。”

穆朝霞接过名片，说道：“你家世很好？”

这房子是我姊夫买来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其它也是他送的。方维舟扯了个慌。

“这部跑车也是？”

“不，这是我跟他们借几天来开开。”

“他们对你真好，”说到这里，穆朝霞不禁叹了口气。



方维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好保持沉默陪着她，心里直为她抱不平。

“好了！不多说了！”

“嗯，那……改天见了！”

穆朝霞走了，方维舟看着她离去的情影不禁对她疼起来。虽然，他才见她第二次，但对于她不幸的身世，他深深地为她同情，想着她在许家受到的待遇，他突然有股想保护她的念头。

只要有机会，他会尽力去保护她！

今后的日子，方维舟如果晚上没有应酬，他就会开车到穆朝霞的公司门口，接穆朝霞回家。偶尔，他也去她上班的PUB陪她上班。

这天，她在PUB上班时，一个和她差不多年纪的女孩，走了过来。

“淑娟？”穆朝霞吃惊地看着这女孩。她是穆朝霞大学的最好的同学，程淑娟。

“你真是大忙人哪！找你好几天了，刚才打电话到你家，问了国萍，才知道你在这。”淑娟抱怨着。

“对不起嘛！”

“算啦！算啦！”

“对了！你怎么回香港来啦？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前天早上搭飞机回来的。”

“喔？”穆朝霞向四周看看，问道：“亚军呢？没陪你来吗？”

“别提他了！”

“怎么了，吵架啦？”

“哼！我简直要被他活活气死！”

“别生气嘛！有话慢慢讲。”穆朝霞看着一脸气愤的程淑娟，安抚道：“那亚军现在人呢？”

“还在美国”。

“他没跟你回来？”

“回来？哼！我看他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已经回来了。”

“怎么会呢？”

“怎么会？说起他，我真会气死！”

“到底怎么一回事？”

“他上个礼拜，说他有笔大生意要做，可能会很忙，没有多少时间陪我；我想男人以事业为重，也没去太在意，连续一整个礼拜，我几乎天天见不到他，前几天我有事打电话给他，结果接电话的是个女的，不是他。”

“也许是他的秘书或职员。”

“他的秘书我很熟，不是她的声音。而且他谈生意，一向只有秘书跟着，不可能有别人。哼！我看他根本不是谈生意，是过去找女人！”

“不可能，子杰不是这种人。”

“为什么不可能？你知道吗？他后来接了电话，我话还没说，他就很不耐烦地指责我在打电话烦他，还说我哆嗦！真是气死我了！干脆离婚算了！”

“别这样，淑娟，你和亚军也才结婚去美国定居没半年，就这样为了点小事要闹离婚，不值得的！”

“难道要让他一直在我背后养女人？我才不要！我宁可离婚。”

“淑娟……”眼看淑娟说得如此激动，穆朝霞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好了！别再提这些气死人的事了。”淑娟看看穆朝霞，关心地问：“你现在还好吗？”

“嗯。”

“你那个老巫婆奶奶还在虐待你吗？”

穆朝霞淡淡一笑，摇摇头，“习惯了。”

“没想过要搬出来住？”

“你问过我好多次了！我的经济能力不允许我搬出来住。”

“没想到要嫁人？至少你嫁了人，那个老巫婆，就没权力压你了，反正她也从不承认你是许家的人，你也没有义务养她。”

“说得容易，哪里有人可以嫁？”穆朝霞打趣道。

“你还没有男朋友？”

“没有”。

“怎么可能？你的条件比我好，怎么可能到现在还没有？”程淑娟一脸惊讶地喊道。

穆朝霞淡淡一笑，“感情的事要靠缘份的，不是说嫁就嫁。”

“说得也是。不过我告诉你，选老公，一定要精挑细选，别像我，到后来后悔莫及。”程淑娟劝道，自己神情却有些黯然。

“我知道。”穆朝霞点点头。

程淑娟看了看表，问道：“你什么时候下班？”

“十二点。”

“那只剩下十分钟就下班了嘛！”

“嗯。”

程淑娟看看穆朝霞，关心地问：“你这样一天身兼两职，



不累吗？”

“没法了，过得去，可是，现在国卉的花费也愈来愈多，我奶奶要求的生活费也提高了，如果不身兼两职没有办法对我奶奶交差。”

“国卉如果想用钱不会自己半工半读啊？干嘛要你养活，太过分了吧！”

“算啦！反正我也早已习惯这种生活了。”

“不能这样说呀！国萍，他不是也在工作吗？难道他工作的薪水不够养一个家？我记得半年前出国时，他已经当上了主管，不是吗？”

“我奶奶说，国萍一个大男人，又是主管级的人，身上应该带些钱，所以……”她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程淑娟义愤填膺地打断。

“所以他的薪水不用养家，自己用？太过分了吧！哪有养家是给女孩子养的？更何况国萍……”

“淑娟，我知道你在为我抱不平，我很感激你，不过这是没法子的事，再抱怨也没用的。”穆朝霞认命地说。

“为什么没用？大不了跟那个老巫婆翻脸啊！怕她啊！”程淑娟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表情，大有揭竿而起的架势。

“可是，我爸夹在这中间，很难他人的。”

“得了！你爸真关心过你吗？如果关心你，你今天能受这些委曲吗？”

“但是不管怎样，他总是我爸爸，我不希望做难做人。”

“你这么为他想，他有你为想过吗？朝霞，你别傻了好不好？而且你姓穆，跟许家一点关系也没有，你这样对他们值得吗？他们从来没有把你当许家的人看！”程淑娟实在不知道